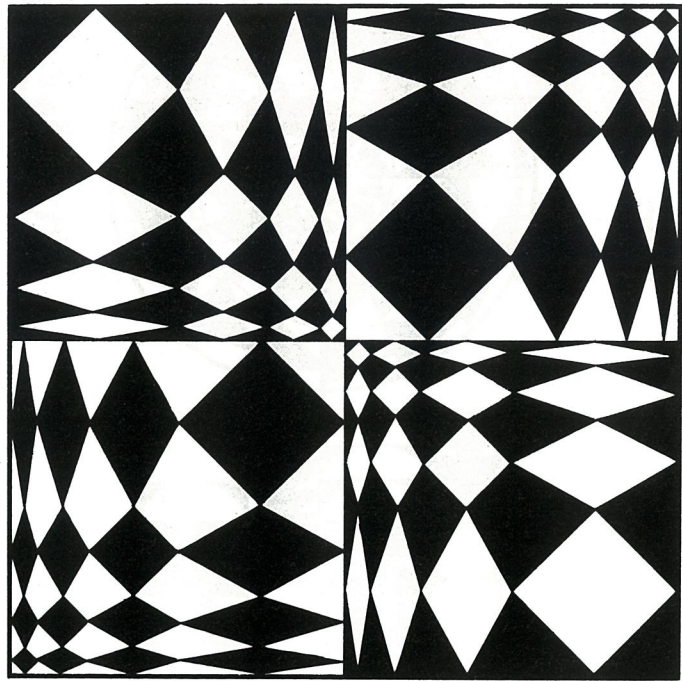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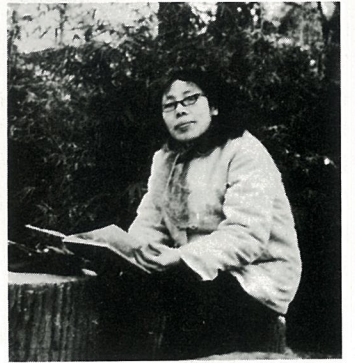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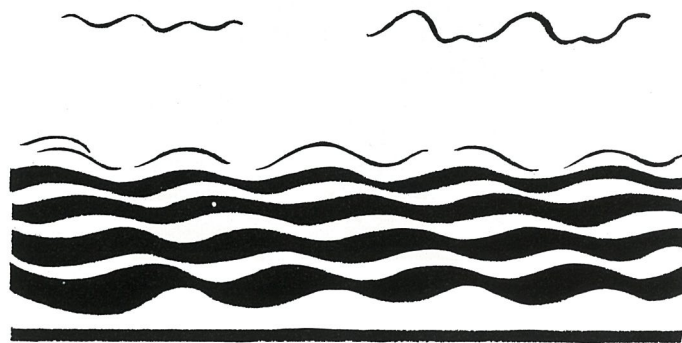


試析戰國漆器的圖案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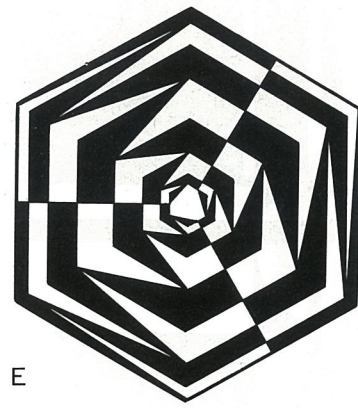
陶世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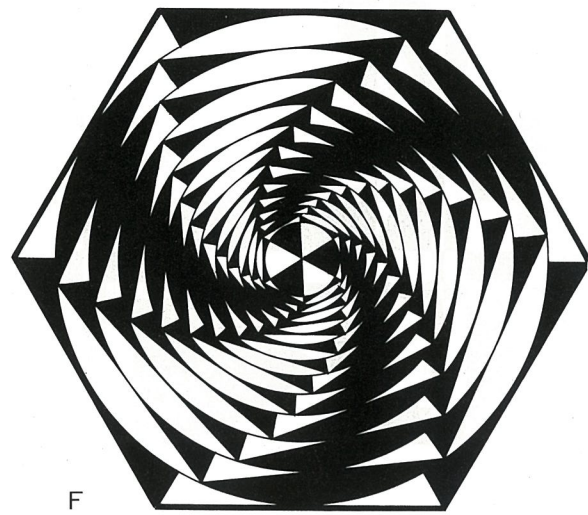
C



D



E



F

能保持身體的平衡。從而體驗到有節奏的勞動，給人以美感和快感，從而體驗到有節奏的勞動，可以持久，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一個人的體力是有限的，有些勞動必須集體進行。在集體勞動中，必須整齊步伐，這就產生了有節奏的呼唱，以統一大家的行動。這種有節奏的勞動動態加工發展成爲各種舞蹈；這種有節奏的呼唱發展提煉爲既有強弱快慢，又有高低變換，輕快昂揚、抑揚頓挫的音樂和詩歌。其實天體運行、四季更替、花開花落、春播秋收、車輪飛轉、三餐一宿、行止作息、心跳呼吸等，這些終年呈現於人們面前的物質運動，何嘗又不是節奏與韻律的表現。所以，節奏與韻律是宇宙間普遍存在的美感形式。它無時無刻不在豐富着人們的美感體驗，它必然反映到音樂、圖案、舞蹈、建築、繪畫、雕塑等各個藝術領域中來，成爲共同的形式規律。

節奏與韻律的研究和體現首推音樂。圖案作爲高度概括現實世界並充分體現人們美感意識的藝術門類，要特別注意節奏美、韻律美的追求，是義不容辭的。事實上不僅音樂可以表現強烈的節奏和優美的韻律，一切造型藝術運用綫條的曲直往復，色彩的冷暖進退，形象的大小疏密和比例秩序，都可以形成視覺瀏覽的遲速強弱、往轉迴旋的反映，構成節奏美與韻律美。所以有人說：“一切藝術傾向於音樂”。還有人對美術。圖案能體現節奏與韻律

說：“美術是有形的音樂，音樂是無形的美術”。德國偉大詩人歌德稱讚好的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這些讚美都是很有道理的。

中國傳統繪畫也很注意節奏、韻律和思想感情在作品中的體現，並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北宋張舜民在《跋百詩畫》中說：“詩是無形畫，畫是有行詩”。蘇東坡則稱王維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而吳道子和曹仲達的筆法則稱爲：“吳帶當風”，“曹衣出水”。這些讚頌說明佔據一定空間的繪畫、圖案藝術和音樂一樣，能夠運用千變萬化的綫、形、色表現節奏美和韻律美，喚起人們在思想情感上產生某種合乎律動的美感。

大海里波濤洶湧的壯觀，湖泊中微風蕩漾的美況，遼闊草原上奔馳的駿馬、羊羣，隨風翻滾的金色麥浪和山巔挺拔的青松等自然景物無不包含着內在的節奏美與韻律美。而起伏大的折綫、弧綫的恰當組合，會使人感到動蕩昂揚，弧度細小而柔和的波綫、曲綫，又會使人感到優美輕快……。圖案藝術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形象語言，運用綫、形、色的巧妙配置，去反映蘊藏於現實生活中的節奏美和韻律美，並賦之以一定的思想感情和審美情趣，以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這是圖案藝術應該追求而且能夠做到的。

把戰國、秦漢至明清的漆器圖案作一比較，大都認爲：戰國、漢代的漆器圖案最美，尤其是戰國漆器，它不僅在考古學、工藝美術史，而且在繪畫史、美學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研究意義。

戰國漆器圖案紋樣在題材方面有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車馬、狩獵、舞女；有反映神話故事題材的如信陽出土的彩繪漆瑟，以及在圖案紋樣中神人、神虎、龍、鳳等。其中也夾有大量的雲紋、幾何紋以及少量的星象紋、花葉紋等。戰國漆器藝術家們運用這些題材組織的圖案在構圖、紋樣、色彩三方面，達到了完美的境界，獲得了極高的藝術成就；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和浪漫的情調，形成了流暢奔放、飛舞生動、工細嚴謹、典雅富麗、明快大方的藝術風格，它像古代樂曲，以它優美的節奏和韻律扣人心弦，給人以極高的藝術享受。本文現對部分戰國漆器圖案紋樣的形式美，即構圖、紋樣（造型）、色彩三方面作了些嘗試性的探索，現分別述之。

一、圖案紋樣構圖美

戰國漆器圖案紋樣在構圖上，圖案的對比統一規律運用極好，主要體現在古代太極圖形在圖案結構中的巧妙運用。所謂太極圖形，即是在一個圓形中，用一根相反相成的“S”形綫（民間叫陰陽綫），通過圓心把整個圓等分地劃成相對的兩個面，“一陰一陽爲太極”就是這個意思。這根S形綫繞着圓心，回旋不絕，形成虛實相生、左右相顧、前後相隨的核心運動。太極圖形在哲理上反映了宇宙間萬物的對立統一規律，在形象上則反映了圖案的對比統一規律。戰國漆器圖案紋樣多爲圓形或橢圓形，而圖案的基本結構則多爲S形，有以一個S形爲基本結構的，如長沙左家公山十五號墓出土的漆羽觴的圖案有以兩個S形並列構成，如長沙出土戰國銀扣盤中心花紋，有的是兩個S形相呼應，如長沙出土戰國雙鳳紋漆盤；有的是兩個S形交叉構成，如雲夢睡虎地出土的漆盤；有的是三個S形組成，如長沙出土戰國彩繪雲紋漆盤的中心紋樣，長沙出土戰國彩鳳紋漆盤中心紋樣。更巧妙的是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戰國晚期漆器中的漆樽頂蓋花紋的基本結構，好像是三個S形交叉重疊，又好像是三個勾圈の構成，又可看成是一個S形和一個勾圈構成，這使我想起了民間流行的二魚共目的圖案和敦煌壁畫中的三兔共耳圖案。由此看來，戰國漆器圖案對後代圖案的巧妙運用是有影響的。此外，還有兩個S形在適合圖案中以折綫形反向交叉構成兩個菱形，如信陽出土戰國木彫花幾案的紋樣，這種雙菱形既均齊又恒動。還有長沙出土戰國漆耳杯，其中有以星象構成圖案者，它的中心紋樣構圖是類似

丁字形的兩個星座相反相成，這也是對比統一規律的體現。在戰國漆器適合紋樣中，以及上面所舉圖例中也可看出，大多數是以二個或三個同樣的母題紋樣構成圖案，這種二或三的構圖區分是我國古代和民間圖案常採用的構圖區間，“二”在這裏是一個偶數，是一反一正、一陰一陽的對立統一的偶數，是民間圖案“喜相逢”的偶數；“三”是代表“多”的意思，是古代象形文字如三人代表众（众），三◎代表晶（晶）之意，這種二或三的構圖區分和具體紋樣結合，就具有強烈的生命力和審美趣味，給人以歡樂、吉祥、美滿的感覺。爲甚麼呢？我認爲：我國人民幾千年來的絕大多數的民族民間的工藝品，他們總是想把自己的願望和理想，如光明、幸福、美滿、吉祥、長壽等和具有審美價值的裝飾圖案結合起來，這也可能是一種傳統習慣吧！

在戰國漆器的連續圖案基本結構中，也同樣運用了太極圖形的基本原理，其構圖也多種多樣，甚爲巧妙，最普遍的是一個S形連續。如長沙出土的戰國彩繪銀扣盒蓋的邊緣紋樣，信陽出土戰國木彫花幾案之邊緣紋樣也是S形的連續。再一種是兩個呈折綫的S形正反交疊構成，這種基本構圖，民間叫一整二破式，在漆器連續圖案中較多。如戰國彩繪三鳳紋漆盤的邊緣紋樣、輝縣出土戰國彩繪棺板紋樣狩獵的鳳紋帶狀紋樣、長沙出土戰國漆柄下層四方連續紋樣、這些連續圖案構圖，結合了具體形象，體現了節奏美、韻律美。特別值得學習的是狩獵紋，整個圖案布局：在三個帶規則的風紋圖案構成的兩個空間，以不規則的散點形式構成狩獵圖，獵人、獵犬、野獸、老人、猴子、鳳、鶴等，非常生動地活躍在帶狀“舞台”上，這是規則與不規則的對立統一。

二、紋樣造型美

從戰國漆器圖案裝飾紋樣的造型來看，秀美生動，表現手法多種多樣。

1. 裝飾形象塑造在“似與不似”之間。漆器藝術家們把多變的、難以捉摸的風、雲、水、火使其定形化，具象的人物、禽獸使其意象化，抽象的善、惡、神、鬼使其具象化。前面列舉之雲紋、鳥獸紋等，說它似，就是具有生活中那些物象的形象形態的主要特徵，如雲的漫卷、水的流動，鳥的頭、身、翅、尾和它活潑的姿態。說它不似，就是古代藝術家們把形象作了更多的概括、綜合、使之神化（實質是理想化），有的則成了抽象的幾何形，使之更符合設計的需要。這種似與不似，正是適合當時社會需要取材於神話故事和人們把幸福寄托於神的賜予，雖然狩獵、舞女等紋樣取材於現實生活，形象較寫實，但也進行了高度的

藝術概括，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們思想活躍。

2. S形和小勾圈の（有的叫雷紋，有的叫渦紋，漆工專著“髹飾錄”中叫洞漚）在裝飾紋樣中的廣泛運用，不管是雲紋、鳥紋、獸紋，或是幾何紋，是適合圖案或是連續圖案中都可看出。如戰國雙鳳紋漆盤中鳳的形象，從頭部經過腹部至尾部就是二根大的S形線，其腳爪也是S形線，從頭到腳在它身上就是六、七大小不等的勾圈の。又如戰國銀扣盒蓋紋樣，幾乎全是大大小小的S形和の構成裝飾形象，它又象是雲，因為有風雲漫卷之勢；它又像是鳳，因為在單位母體紋樣中有一個突出的鳳的嘴。這種從結構到紋樣都是S形和小勾圈組成，使人們遠看近看都呈現出飛舞生動之感。為甚麼古代藝術家在圖案中如此廣泛應用？我想這可能是藝術家為了塑造神化的或理想中美的形象，而採用抽象的S形和小勾圈吧！而S形和小勾圈の這種形是從原始時代到戰國秦漢數千年歷史長河中，人們從事各種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逐步從生活中發現和提煉出的一種為人們公認的，帶韻律美的形式吧，要不然我們何以在彩陶、象形文字、青銅器等古代文化上看到如此眾多的這種S形和小勾圈の運用呢？人們喜愛它就把它用來塑造神或理想中美的形象，裝飾在器物上，達到滿足人們精神上的寄托和審美的需要。

3. 以線為主、結合少量點和面是戰國漆器圖案紋樣的主要表現手段。

線：線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粗細均勻，剛勁有力、剛中帶柔的鐵線；有大弧度回旋的行雲流水線；有粗線與細線的綜合；有直線與曲線的結合。

面：塊面表現特點是，有角與無角，即角度與弧度、方與圓、曲與直的塊面的對立統一，而且塊面皆平塗，從而達到形象肯定、黑白分明的藝術效果。

點：點表現，有的是以點整齊均勻集聚在中心紋樣與邊緣紋樣之間呈散點連續，以達到豐富多樣的裝飾效果，但更多的則是起補空、破板的作用。

這種以線為主的表現手法，在古代漆器圖案中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它體現了戰國時代極高的手工描繪技巧，甚至拿有些現代漆器圖案相比，也覺遜色。

4. 在規則中夾以不規則：其一只求大的規則和氣勢，在局部上不追求絕對的分毫不差，可以自由地以點或線來補空。其二在基本結構與紋樣組織上有明顯的隱現之別，即紋樣組織，巧妙地掩蓋了它的基本結構，使人迷離奇異，不易辨別出來龍去脈。如戰國彩鳳紋漆盤的邊緣紋樣，從這裏可表明當時的手工描繪裝飾紋樣在一定程度上較之青銅器圖案顯得自由奔放一些。

5. 具有“統覺”美的特點。“統覺”是裝飾形式美的一條法則，就是對紋樣好看，空白也好看的圖案的一種稱呼。我國民間藝人有叫“雙關”的，如戰國彩繪棺紋樣，長沙出土彩鳳紋漆

盤的邊緣連續紋樣等都具有“統覺”美的特點。研究其形成的原因，我認為這是漆藝家們善於在圖案中運用太極圖和小勾圈の對立統一構成原理，太極圖中的S形綫把圓劃分為呈均衡運動的兩個面，這是對立統一的兩個面，陰面好看，陽面也好看。太極圖形本身就具有“統覺”美的特點。小勾圈“の”的旋轉，當陽紋（黑紋）形成之時，也同時把空白形成陰紋（白紋）了，一黑一白（或叫一陰一陽）的小勾圈也具“統覺”美的特點。“統覺”紋樣我認為是圖案創作中難度較大的，也是圖案紋樣中之佼佼者。

三、圖案的色彩美

戰國漆器圖案色彩具有強烈的裝飾性，它給人以明快大方、渾厚沉着、典雅富麗的美感。它不受自然色彩的束縛，嚴格的遵循着裝飾色彩的規律，充分發揮裝飾材料的質地美。戰國漆器色彩有朱、黑、金、銀、赭、白、綠、灰、藍等，但以朱、黑二色為主，其他顏色為輔；或者黑底朱紋，或者朱底黑紋，顯得單純、明快、沉着。為甚麼戰國漆器以朱黑二色為主？我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漆器的顏色從當時的製作材料和工藝特點上看，漆器的主要裝飾材料是漆，漆汁是黑褐色，朱黑二色最易製作，色澤極美。黑漆乃黑色中最黑之色，“漆黑”一詞乃形容最黑之詞，宋徽宗畫鷹點睛用黑漆。《髹飾錄》中講：“黑髹（黑漆）揩光如烏玉。”朱色據有關資料記載和有關學者研究，朱乃朱砂或鐵紅，入漆（或入油）後，變得沉着、艷麗。《髹飾錄》：“朱髹、揩光如珊瑚、退光者樸雅”，它與黑漆組合，既對比、又協調。（二）戰國漆器繼承並發揚了古代漆器傳統色彩。史書記載“禹作祭器、朱畫其內、黑漆漆外”，夏至商周以朱黑二色為主。（三）為當時封建社會等級觀念、禮儀的需要而制約。色彩也為統治者所利用，鮮美的色彩只有統治者專用，平民不能任用。朱黑二色為我國古時歸納的五色（青、赤、黃、黑、白）之一，五色乃正色，其他色為間色。正色地位高於間色，為統治階級禮儀等級中之代表色，特別是朱色。“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詩經》，就是奴隸養蠶織綢染成朱色，為奴隸主作衣裳。而作為統治階級所享有的漆器，為顯其高貴，自然樂有此色了。因此，朱黑二色組合，至今仍受到人們的喜愛，在漆器漆畫中仍為重要色彩而廣為採用。戰國時代、漆器空前大發展，工藝美術之間相互影響，使漆器裝飾藝術有很大提高。而且，裝飾材料和裝飾技法比過去多樣，從而色彩也比過去豐富和鮮艷，在朱黑二色的基礎上，又增加金、銀、赭、綠、藍、白、灰等色，這些色彩構成了強烈的明暗對比、鮮灰對比。黑、赭、白、金、銀等不僅起着色彩對比作用，而且起着統一協調的作用，所以至今戰國漆器色彩仍受到人們高度的讚賞。

（下轉52頁）



世界的誕生（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藏品）米羅
The Birth of The World (collection of the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